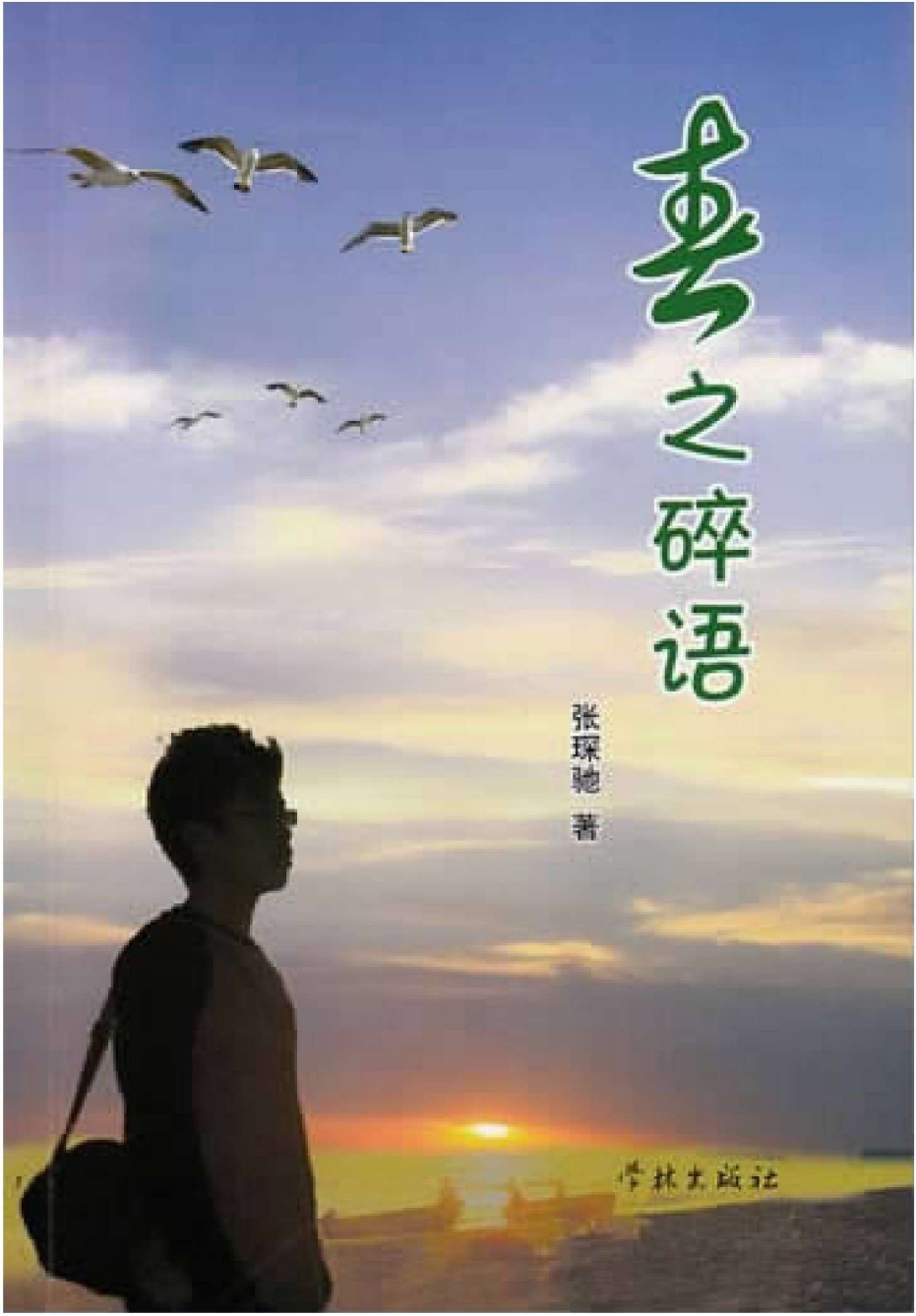




春之碎语

张琛驰 著

学林出版社

春之碎语

张琛驰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之碎语/张琛驰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5486 - 0236 - 1

I. ① 春… II. ① 张… III. ①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2074 号



春之碎语

著 者——张琛驰
责任编辑——叶 刚
特约编辑——万友明
封面设计——苏易林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0.25
字 数——20 万
版 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6 - 0236 - 1/I · 48
定 价——22.8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中国到底有多少所“一流大学”，也许还有争论。但中国有无数一流的莘莘学子，这绝对是不争的事实。读了张琛驰同学的随感录《春之碎语》，我有三个想法。

首先，这本集子让我看到了一个 90 后年轻人的文化追求与思想火花。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想对所有 90 后的年轻朋友们说：一个年轻人，有了爱国爱家爱亲人的情怀、有了求真求是求进步的志向，便是在正确的人生成长方向上具备了干大事成大才的基础。而其人生能达到什么高度虽然还可能受时世、机遇等因素的影响，但至少不会迷失方向，愧对时代。

第二,我们常鼓励学生“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本书作者就是践行师训,喜读书、爱旅行的有为青年,他的多才多艺,他成长的“个性化”色彩,让我们看到一个青年学子成长背后父母、家庭的心血和希望。父母们把一个个充满灵气、充满理想、向往的孩子交给了我们,我们该怎样让他们神清气旺、昂脊挺梁地走向社会,怎样让他们健康愉快地成长、丰富快乐地生活,张琛驰同学的文字既让我倍感责任重大,又让我欣喜后生可畏。

第三,思考是智慧、更是力量。从这里一则则随感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关社会、人生的思考。这些思考既真实,又丰富。这些思想之花,虽然有的还只是“萌芽”,但却迎风绽放在我们年轻笔者的心路历程上,让他的人生变得丰富而多彩。这些思考的记录,会让他未来的思维更加缜密、未来的思想更加成熟。90后这一代年轻人,思想充满活力和张力,这种力量,将给我们社会带来怎样的推动,值得我们关注和期待。

真理不辨不明、世事不想不通,作为一个工科大学生,这种思考和记录的习惯尤为可贵,尤为值得提倡,这也正是我特别乐意为张琛驰同学这本随感录作

序的原因所在。

努力吧,可爱的年轻一代,中国是属于你们的,世界是属于你们的!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which appears to be '胡锦涛' (Hu Jintao),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2011 年 9 月于中国农业大学

如何拥有一颗文学的心灵？

李庆明

好友张健先生邀我为他公子张琛驰的散文习作写序。犹豫、延宕许久，才提起笔来。

粗略读了琛驰同学的作品，首先感到有些讶异而高兴的是一个出自中国农业大学通信工程专业的学子竟然还保持着浓郁的文学情趣。中国教育文理分科早，恨不得初中就分，是非优劣还在学者、官员中间一本正经地争吵，成为教育界的一大奇观。但谁也不能漠视的现实是：通识或博雅教育的严重缺失，使国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难得兼容贯通，所以要从科学家或科技人员里寻找有诗性才艺的人是很难的。刘亚丁先生在《风雨俄罗斯》一书中曾告诉我们，一个教

数学的副教授用俄文大段背诵《红楼梦》、《西游记》中的诗句。名垂俄罗斯文学青史的许多作家，如马卡宁、索罗金、佩列文等原来都是理工科出身，因为他们从小就播下了文学的种子，否则哪有这样得心应手？他甚至还披露了一个有些让国人汗颜的细节：2002年东正教圣诞节时，刘先生在圣彼得堡喀山大教堂里遇到一个叫花子，50开外的男子，自称是建筑工人，向他讨酒钱。得到钱后，就和刘先生攀谈起来。让刘先生吃惊的是，他竟然大谈米·布尔加科夫的小说。落魄和高雅原来如此奇妙地混杂在一起。我觉得，琛驰同学置身科技的世界，又能游心于文学的王国，值得赞许，如果坚持下去，幸福的一定不只是他个人！

“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文心雕龙·情采》）我觉得，琛驰的情感是诚挚、丰富而细腻的，似乎没有少年“为赋新诗强说愁”的那种别扭与紧张，我甚至觉得他有点少年老成，因为他的文章里经常透露出颇为浓烈的怀古情愫与乡愁意识，小小年纪，就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回忆童年、怀想故土、寻归田园、品茗文化、体味永恒，并时时抒发出莫名的忧伤与叹息。你看：

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一闪即逝，童年已然不在，

而童年却又是最美好最天真的，走过小时候常走的那一条条石板路，总有一种莫名的伤感从心头悄悄划过。过年收拾抽屉，凝视着一堆积压在最底端的小学时候收到的明信片、贺卡、信件，看着岁月在它们上面刻上的一圈圈年轮，思绪中飘过一幕幕从前的无忌与自在，便久久不舍离开，不舍放下此刻飘忽的记忆与心潮。寒风微送，把我的心扉吹动，多少尘封的往事都清晰地流淌在心中。（《我的“初见”在海门》）

站在祖坟前，细数着一个个不曾知晓的名字，看着大伯的墓碑，嗅着翻新的泥土，成堆的纸钱在人们的祝愿中缓缓飘向另一个世界。伴随着摇摆身姿疯狂扭动着的火焰，忽然感动于自己心潮里的一份澎湃，一种血液里流淌出来的亲切，拌和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共鸣，在这片土地上来回荡漾。于是，忽然懂了。懂了那份“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的原始冲动，懂了那个“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乐园虽好，非久留之地”的华罗庚。

不管我们信或者不信，那是同一个地方，我们从这里开始，一个恬淡而与世无争的地方。经过漫长的尘世纷争，我们终究会回到这里，不管你位有多尊权有多大。明朝嘉靖皇帝吃“仙丹”吃成那样照旧早早地去见了朱元璋，更何况我们这些天子脚下的庶人。

有多少人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在这喧闹的尘世间，清楚地看到自己生命的归宿？

所以，我们都需要这么一段时光，去到上天所指引的那一片杂草地，默默坐下，倾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天籁之音。（《归去来兮，我的血液我的根》）

过去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过去，一种是古人的过去。自己的过去虽不过 20 年，但因为太切身，太近，所以会带给人怅惘，带给人迷离。但是古人的过去却不止如此，它带给人思古的幽情，带给人凄凉的美丽和一种令人神往的契合与幸会。怀古的情怀比怀今要醇厚得多，它在今昔交汇之中也会令人有种苍茫之情，沧桑之感。智者怀古，仁者怀今，两者兼备的人自当左右逢源，怡然自得了。

所以把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用来怀古，反倒不是减少而是更多。你自己的生命减少了，但是却衔接上了古人的，你的生命就变得很长，就变成永恒中的一部分。（《我们为什么要去怀古》）

琛驰在后记里表达了一种存留生命记忆的急切愿望：“本书是自高考以来，这两年间生活思索的一点‘晨光片羽’，生命轨迹的一点‘雪泥鸿爪’。以文字的形式留存，目的就在于若干年后回首，心存这么点感

动，这么些恋念。对于我而言，人生还很长，但是青春无瑕的时刻却已不再。……所以现在很多东西幼稚而粗糙，很多话语轻浮而激进，但却是这个年代所独有，是10年后的我想有也有不来的。”青春不再？不留下点文字就会失忆？这分明是有点过于敏感了。老庄还想“复归婴儿”呢，孔子还想一直和孩子们“风乎舞雩咏而归”呢，孟轲还想“不失赤子之心”呢！

当然，话要说回来，这也正常。文学总有某种天然的感伤气质。有时，澹然、欢笑甚至戏谑的背后可能蕴藏着隐忧与悲戚。青少年成长中的文学言说也是如此。青少年文学（包括童话）离不开“成长”这样一个永恒的主题。而成长的历程，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始终充满着“苦恼意识”。在远古社会，从童年到成年的成长，意味着童年的死亡和人的新生，必须通过成年仪式来加以确定。它把参与者隔离起来，进行一系列严格的训练甚至残酷的考验，以忍受痛苦，磨砺意志，完成灵魂与氏族神灵的神秘互渗和统一，最后获得成人的资格和权利（包括性权利）。《诗经·秦风》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说的实际上就是和成年礼有关的故事。“在水一方”，就是用来隔离男女的远郊之地（历史学家称为“大房

子”),几面环水,与外隔绝。《大戴礼记·盛德》上说:“以茅盖屋,上圆下方……外水曰辟雍。”“辟雍”是古代学校的一种称谓,男孩子在那里刻苦锻炼,期待有朝一日重获新生,女孩不得相见,当然要悲悲戚戚的了。青春的躁动不安或“苦恼意识”造就了不朽的诗歌。基督教义的成年也是如此,成年就如同倾空的器皿:“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工,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新约·彼得前书》)人本不过是器皿,生命是由神抔造的,他只有被倾倒以至空无,神的气息才得以充盈满溢,灵魂与神彼此互渗,人就面临“第二次诞生”了。这正是标志成长的成年仪式中至为重要的一环。几乎所有成长主题的文学作品(民间故事或童话、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都会描述和记叙从童年到成年的过程中所受的种种困难、磨难甚至苦难,直至成熟和成功。民间故事或童话如《灰姑娘》、《小红帽》、《在海上行走的猎手》、《渔夫的儿子》、《蓑衣姑娘》、《六只天鹅》、《青蛙姑娘》、《天涯地角的水井》等,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如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格拉斯的《铁皮鼓》、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戈

尔丁的《蝇王》、黑塞的《在轮下》、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勒的《绿衣亨利》等，莫不展示成长过程中“苦恼意识”的奔涌流转。琛驰同学的作品自然和那些经典文学还无法相提并论，但从八十几篇长短不一的文章里抒发出的悲伤与喜乐，深邃与浮躁，早熟与稚嫩，澄澈与幽暗，倒是很清晰地展示了一个成长者真实的心路历程，且不论文学技巧与功底如何，也完全可以作为一本成长笔记来阅读。

琛驰同学是用散文的笔触来记录和呈现自我发展的轨迹的。对此，我也想表达一点看法。实话说，我是不看好散文这个文体的，不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是如此。如果琛驰同学学会用诗歌、童话或小说的文体来隐喻自己或别人的成长，我会很高兴，也充满期待。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育长期以来可以说是散文的天下，中小学生阅读欣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文学作品少得极其可怜，到了大学，那点文学素养就捉襟见肘了。其实，散文是根本比不上诗、小说优越的。据说散文的特点是“形散神聚”，其实这只是它文学叙事、表现或哲思匮乏的一个托辞而已：叙事不足则形散，表现不足而无诗意，哲思不足，更何以聚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有松木、林非诸贤对“形散而

神不散”的所谓散文特点提出强烈质疑,通过一番辨析,大家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形散神不散”导致散文写作的单一化和格式化,应当摒弃。后来又发生过“散文消亡论”、“大散文”与“文体净化”以及所谓“新散文”等论战,这些争议其实证明了散文的身份始终是不确定的。它的存在有某种合理性,但也只是有限的合理性。在我看来,散文既可以作为文学文体的一种辅助或补充,也可以作为非文学文体(应用文体,特别是论理性的文体)的一种修饰或润色。这也许是它在较长时期内得以存在的恰当理由。如果一定要对散文进行“规范”、“清理”,使之能够在文学殿堂里星光闪耀的话,那它要么蜕变为诗,要么升格为小说或其他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文体,舍此,大概没有更好的出路。所以,我至今还是很赞成老黑格尔对于诗和散文的看法:“诗的艺术是心灵的普遍艺术,这种心灵是本身已得到自由的,不受为表现用的外在感性材料束缚的,只在思想和情感的内在空间与内在时间里逍遥游荡。但是到了这最高的阶段,艺术又超越了自己,因为它放弃了心灵借感性因素达到和谐表现的原则,由表现想象的诗变成表现思想的散文了。”(《美学》第一卷,第113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黑格尔认为,诗

是文学的最高峰,在一个散文化的世界里,文学便退化为散文。法国 20 世纪上半叶的伟大诗人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 1871—1945)就拥护黑格尔的美学思想。前辈诗人马莱伯在致弟子拉康信中的关于诗是舞蹈的比喻,使瓦雷里对诗与散文的区别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多次在演讲和讲座中提到这个精妙的比喻:诗之于散文,正如舞蹈之于行走;诗人是梦幻光影中的舞者,而散文家是在大地上匆忙赶路的人。“行走”(散文)有实际确定目标,“舞蹈”(诗)有的只是“想象中的目标”;“行走”受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舞蹈”只听命于内心的想象,高度自由。其后的美国诗人罗伯特·佩思·沃伦也认为,如果诗作失去了纯粹性,充斥着不和谐的噪音、参差不齐的节奏、粗俗的语言、奇思怪想,就会使我们堕落到散文的境地。这些见解听上去有些偏激,不过是值得所有文学爱好者,包括文学学习者和文学欣赏者思考的。

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供包括琛驰同学在内的年轻朋友们批评指正。

是为序。

2011 年 10 月 12 日于拼音识字斋

目 录

心 路 历 程

爱的高度,储蓄罐的厚度——第二十一个母亲节

父亲——写 2009 年父亲节

爷爷是一本厚重的书

归去来兮,我的血液我的根

乡愁——我的“初见”在海门

遗憾——但愿未来还有你

天使为什么飞得很高——从放孔明灯悟到的一点道理

从志大才疏到志大才广

北京上海行二三事——经验总结

一年前,一年后——高考一周年记

高考过去式

蜗居——看了以后才知道什么是很傻很天真

面对生命

追随着信仰，在空中飘扬——观 2010 年的第一个

日出暨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有感

现在的这些都是浮云，都是浮云——思考自己

作为水流，要有价值的流淌——热带风暴一日游

有种浮躁叫做挥霍青春

“啄急”——《明朝那些事》读后感

关于“为什么大学的女生爱学习而男生不爱学习”

的一点杂感

鱼和水的对话

吾 读 社 会

菊花·刀·鲤鱼——读日本

懒并快乐着——读澳洲

印象·崇明